李卿雅〈除舊〉

◎【台積電文學獎短篇小說三獎／聯合報╱李卿雅（國立武陵高中三年級）】

●

飛機隆隆落地，揚起漫天的灰。

斗大的簡體字冒冒失失地跌進我的視線，我蹙眉，故意呵了口熱氣在機窗上，好遮去那偷工減料的歡迎文字。

在出口處看到空橋的時候，我竟有些失望，我回頭跟表哥說以前都是直接從登機門走樓梯下來，然後在偌大的水泥跑道上步行回機場的入境廳。我對表哥炫耀著在停機坪漫步的經驗，阿嬤只是白了我一眼，時代會進步嘛，總要汰舊換新。

來接機的姑媽和負責開車的錢大伯已經久候多時。一月的寒風果然冷冽，凍得我瑟瑟發抖，牙齒頻頻打顫，方才在飛機上醞釀的怒氣頓時沒了底。我沮喪的對表哥說，太冷了，我沒辦法生氣怎麼辦。表哥鼻頭凍得紅紅，搓了搓手，和我一起鑽進開著暖氣的後座，聳肩道：「船到橋頭自然直。」

一路上大人們有一搭沒一搭的聊著，老鄰居錢大伯說阿嬤都沒變老，六十幾歲仍是十年前他們初見面的模樣等等。阿嬤便笑著塞了一包長壽給他，錢大伯眉開眼笑的收下，直說台灣的菸，味兒挺好。姑媽則零零散散講著家裡的事，礙著外人在又不能說得太仔細，最後拐個彎又回到了無傷大雅的社會變遷，說是近幾年進步了很多，道路都鋪了柏油，一路平順，不再顛顛簸簸；老舊的社區和設施都拆了翻新，生活一片光明先進的新氣象。車子駛到收費站，站台裡的服務員見到來車，先不疾不徐的啜了口熱茶，才慢吞吞地打開窗子，收錢，給票，找錢，擋在前方的柵欄也有樣學樣地，慢吞吞地向上收。車子又重新發動，表哥湊過來說，這個怎麼不翻新一下？我只是咯咯地笑。

●

一進門我就看到那張搖籃，寧靜地占據客廳最明顯的角落。

我原本想出聲叫表哥，卻發現他早已捕捉到那個小天地，定定地凝視著一團粉紅錦簇，背脊發直。

「啊，那是你的小妹……」姑媽大剌剌地嚷著，表哥渾身又是一僵，有點動彈不得。我暗自為姑媽的粗神經翻了個白眼。阿嬤聞言，走上前打量那被團團包住的小肉球，小傢伙睡得酣甜。「多大了？」阿嬤用手指摸了摸小娃兒滑溜的臉頰，眼睛半瞇，喃喃道：「鼻子倒是一個模子印出來的。」

「五個月了，芳馨昨天才帶小娃兒從東莞搭夜車趕上來，她曉得你們要回來過年，特地提早回來。」我瞄了眼姑媽，她臉上有種明顯袒護自己人的神情，不曉得是出於對芳馨的好感，還是純粹是同為中國人的掩護。「芳馨這會兒和我家那口子一起去辦年貨了，還沒休息多久呢，挺懂事的……」表哥陡地起身，說是要整理行李，便鑽進房裡，悶悶的關上門。阿嬤這才慢慢地踱向我，幽幽地用台語對我說：「確實和你阿舅長得很像。」我下意識的垂下肩膀，竟有幾分無力。

姑婆這時從廚房端出家常菜，煞有介事地誇獎我又長高了，然後和阿嬤寒暄。她問爺爺怎麼沒回來，阿嬤於是笑說年紀大了，帶出門不方便。陸陸續續又有來串門子的老鄰居和遠房親戚來拜訪。老社區拆掉之後，大家都各奔東西，不過打秋風的消息卻是一點都不受影響，大家仍舊興致勃勃地來看看海峽外人民的長相，更不忘帶上老的小的，試試能不能從親愛的呆胞身上撈幾個紅包討吉利。

還沒開飯，客廳裡已擠了不少客人，喧喧嚷嚷地投擲著捲舌的方言，我和表哥被迫成為阿嬤的左右護法，好平衡一下阿嬤大失血的荷包。不過半大不小的青少年終究無法與童叟們抗衡，我和表哥寡不敵眾，一來一往的投桃報李間，光是幣值匯率我們就損失慘重。

需要座位的客人實在太多，我和表哥只能蜷在角落的小板凳上，緊挨著粉紅色的搖籃。「欸，這毯子如果蓋在她上面，就是起意外了。」我抱著小毛毯愣愣地瞪著白胖胖的小臉，表哥不以為然地巴了我的頭，「少胡說八道，關她什麼事。」我訕訕然的喔了一聲，湊上前仔細看清那小巧的臉龐，小娃因為嘈雜的人聲而悠悠醒來，張大著嘴就要哭出聲，我忙作了個鬼臉逗她，她又突然咯咯地笑，什麼都不知道。

生下她的女人這時也回來了，拎著大包小包的年貨，一進門就先從人群裡看到了阿嬤，一聲甜膩膩的「媽」頓時融了一屋子長輩的心。阿嬤冷著臉沒應聲，那女人卻彷彿沒看到似的，只是笑盈盈地走過來抱起小娃兒，「我的心肝寶貝兒，有沒有想媽咪啊？妳瞧，那是妳『愛及』，台灣話叫作『阿嬤』，她特地坐飛機來看妳囉。」我不自覺蹙起眉，這女人果然不簡單，才一進門的工夫就在眾人面前將自己定位，一點曖昧的餘地都不留，「瞧我自顧高興的，大家都餓了，趕緊開飯吧。」她放下小娃，和姑媽一起招呼客人們上餐桌。一頓飯下來，眾親戚朋友們都被她的妙言巧語暖得心頭一陣一陣的甜；席間更不忘替阿嬤添酒夾菜，儼然賢淑好媳婦的模樣。

她的視線掃過我和表哥，想起什麼似地突然起身，從皮包裡掏出了兩只精製的盒子，是愛迪達的運動手錶。「我在東莞買的，你們年輕人應該會喜歡。」她笑容可掬地遞過禮物。我看出表哥的不情願，可眾目睽睽之下如果失禮地拒絕，搞不好流言蜚語會指責他家教不周，都是母親教導無方。阿嬤也用眼神示意我們收下，我只好乾乾地說了聲謝謝。鄰居陳叔此時卻帶點酒意的發聲：「你看這心細的，連年輕人的見面禮都準備好了，來來，敬你們這……」陳叔頓了頓，微醺的腦子不大靈光，一時想不出恰當的稱謂，「呃……敬你們小姨子！」他有些尷尬地帶頭飲盡杯中物，我和表哥皆是一愣。這種時候敬酒似乎有種屈服的味道，自尊就簡單地被收買，未免太好打發。

節奏極強的搖滾樂突然沒命地鬼號，驚嚇著一屋子脆弱的耳膜──原來是表哥的手機響了。他得救似地跑去接電話，我趁著音樂仍震耳欲聾，竊笑著低吟：「多謝細姨。」然後也裝模作樣地學著陳叔一口灌盡杯裡的果汁，小姨子的笑容頓時冷了幾分。

表哥講完電話，倚著房門觀察正送走酒足飯飽的親戚們的小姨子。「女朋友打來的？」我嘻皮笑臉地黏上去。表哥白了我一眼，「是我媽。」我假裝失望的喔了一聲，「說了什麼？」「問我這裡情形如何。」「噢。」我聳肩。「還有說她要再去廟裡問，明年還要不要吃素。」表哥補充。「為什麼要吃素？」我問。「不知道，八成是為了我爸發的願。」表哥平靜的說，眉間卻有些不以為然。

我腦海裡突然浮現舅媽虔誠祝禱時的神情，一雙緊閉的眼睫，曳著兩道細細的，綿長的，家的紋路。只有高職畢業，木訥不擅言詞的舅媽，在神明面前卻總是有說不完的願念，而祈願的主角總不是她自己。

「你說阿嬤不讓外公來是不是也怕狐狸精把他拐跑了？」我用手肘頂了頂表哥，半開玩笑地說。

「搞不好喔。」表哥看了眼手中的運動錶，十分難得地附和我。

「不過，收買人心花費應該不低。」他晃了晃手錶，朝我吐舌頭。

「是山寨版的吧。」我嗤之以鼻。

●

我們去拜訪一個遠房的伯父。

出門前我聽到電視上播著某部古裝宮廷劇的片尾曲，古箏和鋼琴悠悠的結合，淒美得我的心都要碎了。我於是借來表哥的手機上網，想查一下它的曲名；卻意外地看到台灣的頭條新聞：「某金融董事中國二奶扶正，元配攜子對簿公堂。」怕讀者不知道細節似的，鉅細靡遺地描述小三是如何介入這本是才子佳人的婚姻；還多事地做了一個元配和小三的對決小表格，小三那欄蓋滿勝利的皇冠。表哥想了想，湊過來說他聽過那首歌，好像叫作〈妃不如妾〉。我喔了聲，順手把網頁關掉，古箏戚戚的音符卻仍陰魂不散地縈繞在耳邊。

下車的時候阿嬤的鞋帶鬆了，長長的帶子拖在地上，害阿嬤踉蹌了幾步。小姨子見狀立刻蹲下身來，仔仔細細的替阿嬤繫上蝴蝶結，起身之後順手接過阿嬤拎著的伴手禮。表哥默默對小姨子伸手，「給我提。」小姨子笑著稱讚他真窩心，表哥抿著唇沒吭聲，我知道他只是不想讓禮物看起來是小姨子送的。

伯父在深圳幫人堪輿命理，小有名氣。阿嬤聞言也跟著稱了聲大師。他則貌似謙虛地說：「我在這個專業只是個小角色，不過嘛，也算是上層裡面的人物。」他呵呵笑，肚皮跟著一震一震。阿嬤問他能不能幫家裡的人算一算，他點點頭，童山濯濯的頭皮竟反光了一下。「命理這種東西呢，其實也是參考參考，給你個方向，不是絕對。」他從公事包裡掏出萬年曆，再把不小心夾到的彩券塞回公事包，「不是絕對。」伯父老謀深算的笑。

他向阿嬤確認他從八字裡看到的劫數，「中年的時候婚姻是不是有危機呢？」

「啊，好像是，那次差一點鬧離婚。」阿嬤有些不好意思。

「不要緊，只是一個劫，過了之後你們就平順了，對嗎？」

「是是，那之後就沒什麼事了。」

「我還從八字上看到你身體有些病痛，是不是關節方面的問題？」

「對啊對啊，我膝蓋不好已經幾年了。」

「那要多注意骨頭這方面的情況，再來你們夫妻都要留意心血管疾病。」伯父叮嚀道。

「唉呀真準，上回你伯伯才小中風，手腳都不大靈活了。」阿嬤捶了下手心，有點相見恨晚的感慨。

「就是啊，命格上也說伯伯容易中風。」伯父一臉憂心忡忡。

結束了一輪命格分析，阿嬤突然壓低了聲音，要他算算舅舅的。伯父沒多說什麼，拿了八字便低頭研究，卻愈算愈凝重，最後悶悶地抬頭，欲言又止。阿嬤嘆了口氣，拍拍他的肩。「都是自己人，直說無妨。」他才緩緩道來：「……是破格啊。」他頓了頓，「齊人之命。」

阿嬤吸了口氣，伯父繼續滔滔不絕地解釋，最後把舅舅的事業和桃花纏在一起講，緣起緣滅前世今生。就在我快打盹之際，阿嬤似懂非懂的道：「反正你的意思是，小的那個是有幫夫運？」伯父想了想，「可以這麼說。」阿嬤突然聯想起，舅舅到中國發展之後，事業著實有蒸蒸日上的跡象。

「好像是欸，我兒子到中國來之後，一連升了不少官，都當副總了。」阿嬤陷入沉思。「其實呢，小的這個，命格裡是挺乖巧的媳婦。」伯父瞄了眼在廚房裡幫忙伯母的小姨子，小聲地在阿嬤耳旁道。

「那你的意思是……我兒子這樣是注定的？」阿嬤有點為難，畢竟台灣那個媳婦也是乖巧孝順，只是不太會說話、長得沒這麼嬌豔而已。

「噢，這個我就不能講了……」伯父故作玄虛地呵呵笑，眼角有深不可辨的細紋，好像洩漏了這麼多天機已經減了他幾年壽命。

小姨子恰巧端了水果過來，伯父直稱讚她懂事。阿嬤似乎還沉浸在複雜的思緒裡，竟也笑著應了聲，讓我和表哥有點措手不及，瞌睡蟲瞬間被錯愕踩得片甲不留。阿嬤突然指了指表哥，說他今年要考大學算一算吧。表哥說他不想聽，一溜煙閃身離開客廳。伯父翻了翻萬年曆又看看八字說，當醫生沒問題。阿嬤滿意地直說好。

時針轉了幾格，幾個鐘頭就晃過去，伯母說可以吃飯了。伯父趁上菜添飯的空檔拿出筆電，在鍵盤上敲敲打打。我問伯父，我以後會不會變瘦？伯父的視線從螢幕上移開，瞥了我一眼，再飄回螢幕，然後說，就這樣了。我暗暗吐了舌頭，趁伯父起身上廁所的時候偷看螢幕，居然是股市交易盤。桌上的手機震動了起來，我嚇了一跳，瞄了眼來電顯示，良久說不出話。

「當然沒問題。」伯父吞了口茶，「我辦事你放心。」

我終究還是沒和阿嬤說舅舅和伯父通了電話，畢竟我還是希望表哥能當醫生。

●

爺爺一箱舊東西從儲藏室被搬出來。姑婆本想要扔了，阿嬤卻堅持不能丟。於是那些阿嬤說用久了有感情的雜物便被擱置在客廳的一角，像垂垂老去的歲月。姑婆拖地拖到紙箱前，順手翻了翻裡頭的東西，見我閒晃到客廳，便絮絮叨叨地對我念：「你爺爺就愛留這些舊東西。」我聳肩，姑婆邊嘆氣邊搖頭走開。我也打開箱子，看到一個鋪了層灰的元寶盤。

我想起小時候爺爺都會用元寶盤裝滿糖果，包裝紙會反光的那種，過年期間應景的放在桌上當擺飾，金光閃閃很貴氣的樣子。我於是拎起黯淡的元寶盤往陽台的水槽走去，猜想洗盡塵灰後的金元寶也許仍有當年的光采。小姨子成串的笑語陡地從陽台的落地窗縫裡鑽出來，鬼鬼祟祟地繞著半掩的簾子打轉。

「我家大爺除夕回來圍爐，初三那小酒我定是去不成了，嗯喏。」小姨子一手玩著自己的捲髮，從鼻腔發出了家鄉話特有的嗯哼聲。「是囉，台灣那邊的親戚也來了……婆婆嘛也是吃那套的。」她頓了頓，削瘦的下巴不自覺上仰，「正房那個是男孩子，木訥訥的，沒見他講幾句話，還好另一個不是，要不然……」她纖長的手指彈開捲髮，原本尖細的嗓音突然壓低，「還用說嘛，那位子遲早是……」小姨子咯咯笑了起來，側臉逆著光，看不清楚表情。

我有些不耐煩，猶豫著要不要出聲，元寶盤的灰塵讓我的鼻子癢，開始想打噴嚏。小姨子終於掛斷了電話，一個轉身突然看見我，意猶未盡的笑容就這麼僵在嘴角。「噯，怎麼站在這不出聲，瞧你把我嚇著。」小姨子一邊乾笑一邊在身上新買的羊毛衣上抹了抹手，見我沒搭腔，她繼續說：「我交際舞的搭檔打來的，問候問候……你拿著那什麼東西？」

「外公的舊玩意兒。」我聳肩，冷眼睨著她的侷促。

「舊了就扔了買新的唄，留著怪礙眼的……」小姨子瞥了眼我懷裡的元寶盤，下意識地皺了皺鼻頭，收起手機匆匆從我身邊走過。

名家講評：

本篇技巧成熟，能夠掌握敘事的真實感，以鮮活的筆調描述人物的反應和動作，善加鋪排故事情節，把原本冷漠無情的故事寫得熱烘烘的，對於大陸「二奶」問題的詮釋也頗具新意。──袁瓊瓊

這篇小說的結構很好，作者具有清晰摹寫人物的特長，不流於單薄的散文筆調；而同時讓眾多人物一齊現身，展現小說多聲部的「雜語性」，為此文最特殊的地方。──唐諾